

戈贵锋 译

# 思念

MISSING



七曜文库

本多孝好

HONDA TAKAYOSHI

# 思念

戈贵锋 译

MISSING

© TAKAYOSHI HONDA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9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515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念 / (日) 本多孝好著；戈贵锋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6877-1

I. ①思… II. ①本… ②戈… III. ①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0350号

## 思 念

---

作 者 [日]本多孝好  
译 者 戈贵锋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mailto: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6877-1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 七曜文库



# 本多孝好

HONDA TAKAYOSHI

# 思念

## Contents

191	他的栖身之处
143	琉璃
089	蝉证
045	祈福灯
001	死亡之海



眠りの海………

死亡之海



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摇曳的篝火。背后传来阵阵火辣辣的感觉，犹如惊涛拍岸。我抬起头，轻轻摇了摇，却驱不尽脑海深处的麻痹感。

“你醒了？”

篝火对面传来一个陌生少年的声音。

“这里是……”我好不容易挤出一丝声音，却异常嘶哑，这令我觉得很难为情。

“你看看就明白了，反正这儿不是天堂。”

我坐起身，回顾身后高耸的悬崖，露出一丝苦笑。

“我失败了？”

少年爽朗一笑，像是以此回应我。

“你呀，只要是会游泳的人就死不了。”

少年说着，把手中的小树枝扔进篝火。

冬季的白天非常短暂，太阳早就落山了，眼前除了与我隔火而坐的少年，再不见别的身影，只剩下一片平静的、没能带走我性命的大海，看上去黑漆漆的。

“再挑战一次吗？”

少年见我回头看着悬崖，调戏似的说道。

“不了。”



我把手放到篝火上取暖，同时回答道。穿着完全湿透的西装，被冬天的海风一吹，只觉得寒冷彻骨。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三十岁跳崖自杀失败的男子，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年救起来，坐在海边烤火。实在是太悲剧了。

“噢，对了……”少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起放在脚边的眼镜，说道，“这眼镜是你的吗？”

“嗯。”

“太可惜了，镜片都破了。”

“没关系。反正只是装饰用的。”

“哦，这样啊！”

少年有点不知所措地望着手中的眼镜。我看着幸存的镜片反射的火光，说道：“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

“谢我？”

少年略作思考，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轻轻笑了。

“感谢倒是不必。但是，假如你很想死的话，我倒是有简单的办法，例如上吊、喝药等。”

“嘿嘿……”

“这一带的名声本来就不怎么好，外地人随随便便就从悬崖上往下跳，搞得这里莫名其妙地变成自杀圣地了，还有人说什么这里有幽灵出没。所以，拜托你下次自杀时用点简单的方法，好不好？这样一来，也就不会败坏这里的名声了。”

“你是本地人？”

“是啊，就住在附近。”

我搜索着脑海深处的记忆，记得附近应该没什么住家啊。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说不定当地的情况已经变了呢。

“下次我会注意的。”

说完，我双腿用力，站了起来。虽然走路还有点蹒跚，不过好在还能走。

“你去哪儿啊？”

少年诧异地抬起头看着我。

“去哪儿好呢……还没决定呢。”

“你不会为了寻找葬身之地而四处流浪吧？”

我转过身去，不再理会对我不屑一顾的少年。当我即将离去时，他叫住了我。

“等一下。”我回过头，只见少年正对着我刚才坐的地方努嘴，“你最好先坐下把衣服烘干。就你现在这副模样，连公共汽车都没法坐。再说了，这个季节里你也打不到车。”

“我走回去！”

“你傻呀！你知道从这里到城里有多少公里吗？你会冻死在路边的。同样是死，冻死在路边的样子多难看啊！”

我苦笑着坐回刚才的地方。

少年满意地点点头，继而默默凝望漆黑的大海。

我从上衣内兜里掏出香烟。虽然烟盒已经湿了，但里面的香烟似乎还可以抽。

我用柴火点燃香烟之后，随少年眺望大海。

海面上一片漆黑，不时有汽车沿海岸驶过，车前灯被散落的波涛反射得像激光灯一样。

我至今仍然活着，这是否值得高兴？我根本没兴致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知过了多久，少年突然将头转向我。

“嘿！”

“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死啊？”

“问这干吗？”

“没啥……”

少年愠气似的说完，把手边的木块儿扔进了火势渐弱的篝火里。那木块儿好像是被海浪打到岸上的浮木，不一会儿就冒起了水蒸气，还带着浓烟，不久后燃烧起来了。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想说这些事。也许单调重复的海浪声和复杂摇曳的火焰令我感伤了吧。当我清醒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望着火焰娓娓道来了。

“因为……”

“因为什么？”

“我杀了一个人。”

少年稍微琢磨了一下我的话，然后放弃似的摇了摇头。

“是吗？”

他那笨拙的样子令人发笑。

“想听吗？”

少年扭过头看着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看着大海，心里想着究竟怎么说好呢？若是从头发起的话，恐怕要回溯到二十年前了。

我把快抽完的香烟扔进篝火。

“时隔二十年，我又回到了这片土地。”

“啊？你曾在这里住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的我，比现在的你小多了。”

小时候，我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父母经营着一家小旅馆，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我平凡的少年时代。那样的生活，却因为一场小小的交通事故而匆匆结束了。

据说父母开着车，为了躲避一个突然从暗处冲出来的孩子，撞坏护栏，翻进了海里。

无论是坐在驾驶座上的父亲，还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母亲，都没能幸免于难。我被过继到东京的姑姑家，并在那里长大成人。

姑姑夫妇有两个儿子。对我来说，那个家绝对不是令人感到心情愉悦的地方。虽然，姑姑夫妇尽了亲戚的职责，真心接受了我。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因为跟我年龄相仿，很快就熟稔了。但是，姑姑夫妇和两个孩子不时流露出来的眼神、他们说话时的神态及使用的措辞，令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疏远感”。当时，我已经朦胧地感觉到，“骨肉亲情”是一种陈旧到令我不敢提及的东西。

自古至今，渴望得到爱的孩子所采取的手段基本没怎么变——要么任性撒娇，要么相反，用乖巧可爱的方式来博取爱。孩提时代的我选择了后者，我彬彬有礼、对人和善，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但是，我绝对不会让别人看清自己的本性。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扭曲的孩子。

长大以后，当我跟别人一样开始谈恋爱时，我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当我跟恋人面对面时，当我们发生关系时，即便是最后射精的那一瞬间，我都无法排除沉积在内心的“疏远感”。这样的恋爱是不可能长久的。恋人都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纷纷离我而去。自那以后我戴上装饰眼镜。尽管那只是一片玻璃，但对我而言，那却是我用来遮挡眼睛、防止感情外露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教师。这倒不是我热衷教育事业，而是我对社会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感到胆怯。对我而言，学校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拥有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魅力。

我就职的学校是一所公立高中，学校的升学率在县里名列前茅，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为此自豪。学校的老师们热衷于指导学生的学习，却毫不关心同僚们的隐私。这令我感到无比安心，同时，也助长了我惧怕社会的性格缺陷。我不结交亲朋密友，每天往来于学校和家之间，过着单调的生活。

不久，姑姑去世了。之后我离开姑姑家，开始一个人生活。虽然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我的状况依旧没有丝毫改变。我靠父母留给我的遗产以及每个月的工资，还有柳田耕造给我的钱，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柳田耕造就是突然冲到父母车前从而酿成交通事故的小孩的父亲。从法律上讲，柳田耕造不承担任何义务。但自事故以来，他一直坚持往我的银行账户中汇款，且每次汇款的数额不小，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因此我的生活非常宽裕，但是，却绝对称不上快乐。

就在那时，我遇到了佐仓京子。

当时已经放学了，我正在走廊上走着。学生们有的跟朋友结伴回家，有的去参加俱乐部活动，有的开始打扫卫生，学校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整个校园跟往常一样，笼罩在一片喧哗声中。

突然，喧嚣中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

或许是值日生不小心打碎玻璃了吧！抱着这种轻松的心态，我顺手推开了那间教室的门。

“没受伤吧？”

一时间我也弄不清其中的状况，于是，开门的同时，我顺便问了一句。

看样子已经开始打扫了——桌子和椅子被整齐地摆放在教室一侧，中间空地上站着十来个人拿抹布和拖把的学生。但他们谁都没理会推门而入的我，都在盯着正在教室中间空地上对峙的两个女生。

直发垂肩的女孩正怒视着对方，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则铁青着脸，嘴角微颤。跟走廊里热闹的场面截然相反，教室里所有的一切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样纹丝不动。

“怎么回事？”

我拍着附近一个男生的肩膀问道。他慢慢地回过头，说道：“我也不知为什么，只知道佐仓突然发火，乱扔椅子。”

我朝窗户那边扫了一眼，有一块玻璃已经粉碎了，窗户下面还倒着一把椅子。从现场情况来看，那个怒目而视的直发女孩应该就是佐仓了。

“你是说，那个女生……扔的？”

“是的。”

即便是升学率在县里名列前茅的学校里，像这样的小吵小闹也是家常便饭般的事。双方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简直可以说是为了吵架而吵架。

可是，又是什么事情，能让这样一个纤弱的女生爆发出如此大的力气，把椅子扔了出去呢？

吃惊的同时，我暗暗一叹。当我刚要走向正在冷战的两个女孩中间时——

“谁让你那么做的？”

直发女孩喊道，仿佛要阻止我靠近的脚步一般。那是一种与其完美的脸庞极不相称的冰冷的声音。迫于对方的压力，马尾辫女孩没有说话。

“好了，别吵了！”

我对直发女孩说道。

她缓缓将脸转向我。

她眼里噙着泪水，都快要哭了。如果流出眼泪，吵架一事就会简单收场。我相信她也明白这一点。无奈那女孩拼命咬住嘴唇，不让泪水流出来。真搞不懂她为什么会这样。

“好了，好了，今天先回去吧。”

我拍着她的后背说道。她什么也没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发现她紧咬嘴唇的样子跟某个人极其相似，但一时间却想不起这人是谁。在我想起来之前，她已经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所有的人都目送她的背影离去。当已经看不到她的背影时，马尾辫当场蹲下哭了起来。其他学生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马尾辫。

我回头看了看最初问他话的那个男生。

“你，把碎玻璃收拾一下！还有你，别老是哭了！跟我来！其他人继续打扫卫生！”

我边说边拍手给大家鼓劲，教室里的人终于恢复了行动。我扶起蹲在地上哭泣的女孩，带着她走出了教室。

直到我把马尾辫带进教教职工专用的会议室，并让她坐在椅子上，她才不哭了。

“你是一年级的学生吧？”

我看着她胸前的校徽问道。她抽噎着点了点头。

“班主任是谁啊？”

她说了一个资格很老的英语老师的名字。那个老师在学校里很有名，指导学生升学的能力非常出众，同时心眼儿也很坏。

“为什么吵架呢？”

马尾辫抬起哭肿的双眼，双眼通红地盯着我，好像是在对我作评价似的。

“我只是出于礼貌问一下而已。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想听。”

听我这么一说，马尾辫忍不住笑了起来。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终于恢复成十六岁少女无邪的脸庞了。

“果然跟传闻中一样啊！”



少女擦了擦鼻涕后，说道。

“传闻？”

“高年级的学生说了，老师您就是一个‘复读机’。”

说完，她后悔似的偷偷观察着我的表情。

我上课时，从来不说废话，也不提问学生，在一小时的上课时间里，我只顾自己讲课。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联想到不停地重复同一首音乐的复读机，因此我被冠以“复读机”的绰号。刚开始听说时，我自己都很感动，觉得这个形容实在是太形象了。

“你是说我单调重复地授课，从不关心学生吗？”

“嗯。”

少女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放松似的吐了吐舌头。

这次轮到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没什么的，那是事实。”

我站了起来，说道——

“你们俩尽快和好吧！”

说着，我就要走出会议室，却被少女的声音吸引住停了下来。

“是我不对。”

我回过头看着她。少女低下了头。

“既然如此，你就应该赶快跟她道歉。”

少女低着头，继续说道：

“她能原谅我吗？”

“你犯的错误有那么严重吗？”